

伏尔加河上的小房子

〔俄〕谢·米·斯吉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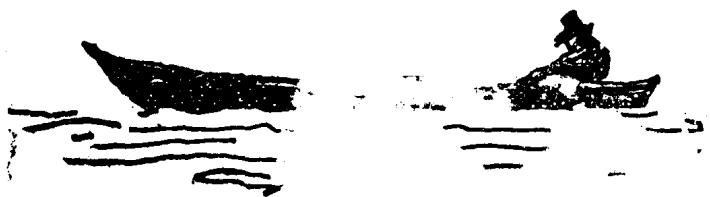
沈湛华 陈弘法 译



伏尔加河上的小房子

[俄] 谢·米·斯吉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 著

沈湛华 陈弘法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呼和浩特

伏尔加河上的小房子

[俄]谢·米·斯吉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 著
沈湛华 弘法 译

出版

(第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650×880 1/32 印张: 4.375 字数: 55 千

1980年11月第一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700册

统一书号: 10089·186 每册: 0.31元

前 记

读过小说《牛虻》的人，都会被伏尼契笔下的亚瑟这个革命者的形象所感染，所激动。那么，女作家伏尼契是如何获得《牛虻》这部举世闻名的小说的创作素材的呢？这主要应归功于本书作者斯吉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

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斯吉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1851—1895年），是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粹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出生在波尔塔瓦近郊的一个军医家庭里。青年时期入炮兵学校学习，毕业后到军队服役，但很快就退伍了，他不愿充当压迫人民的工具。后来又考入林学院读书，因受革命思想的熏陶，他决心献身于解放人民的斗争，便很快中断了学习，到农民中去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于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在俄国出现了一个“走向民间”的运动。他曾经同朋友们一起，在国外创办地下印刷

所，印刷革命书籍。他这时开始写作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童话，其中《穆德里查·纳乌莫夫娜》受到了伊·谢·屠格涅夫的称赞。“走向民间”运动遭到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中途夭折。克拉夫钦斯基为了逃避沙皇政府的搜捕，被迫到国外隐居，有时住在瑞士，有时住在法国。一八七七年因参加意大利贝内万托省的起义，被意大利当局判处绞刑。由于意大利国王死去，新国王加冕颁布大赦令，他才获释。一八七八年初他到了瑞士，在那里主编了民粹派杂志《公社》。不久又回到俄国，参与了“土地与意志党”的组建和党刊的编辑工作。一八七八年八月因刺杀了沙皇的宪兵总长麦仁采夫将军而遭到通缉，他又一次被迫移居国外。

一八八一年，俄国民意党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事件震动了整个欧洲。克拉夫钦斯基这时为一家意大利报纸写了一系列介绍俄国革命者的文章。一八八二年初将这些文章汇集起来在米兰出版了单行本，题名为《地下俄罗斯》。该书先后被译成英语、德语、法语、丹麦语在许多国家出

版，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一八八四年，克拉夫钦斯基移居伦敦，继续撰写文章，鼓吹俄国革命。就在这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未来《牛虻》的作者读到了克拉夫钦斯基的《地下俄罗斯》。尽管她当时年纪还很小，但书中那栩栩如生的俄国革命者的形象却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她怀着对革命英雄人物的崇敬感情结识了克拉夫钦斯基，跟他学习俄语，充当他翻译俄国作家的作品和革命活动的助手，同时也结识了克拉夫钦斯基的许多战友，——所有这一切，都为以后伏尼契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写作《牛虻》提供了素材，奠定了基础。

克拉夫钦斯基是一位卓越的革命宣传鼓动家。在伦敦期间，他参加过国际工人运动，曾同弗·恩格斯一起在群众集会和示威大会上发表过演说。一八八九年他组织了俄罗斯自由朋友会，受到恩格斯的赞助。在从事纷繁的社会活动的同时，他一直从事文学创作。一八八九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虚无主义者的事业》（又名《安德烈·科茹霍夫》）。他知道这类书籍在俄

国不能出版，因此是用英文写的。小说出版后，在英国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虚无主义者的事业》出版不久，他接着构思并写出了中篇小说《伏尔加河上的小房子》。此后又写了长篇小说《史敦达教徒巴雅尔·鲁坚科》。

《伏尔加河上的小房子》塑造了为人民的自由解放而斗争的革命战士的光辉形象。由于作者本人就是一个这样的战士，所以作品的主人公写得细腻逼真而亲切感人。作品中弗拉基米尔·穆里诺夫是当时俄国革命民粹主义者的典型，在他身上高度概括了革命民粹主义者献身于人民解放事业、推翻沙皇统治的英雄品质，他不知疲倦地工作战斗，对死亡毫不畏惧，深信自己的事业最后一定胜利。整个作品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激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由于作者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对他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存在着的一般革命民粹主义者的弱点没有也不可能作应有的批判。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应该予以注意。

译者 一九八〇年九月于呼和浩特

С.М.Степняк-Кравчинский

ДОМИК НА ВОЛГЕ

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 Москва, 1958
版译出。插图系依据原书复制, 原书插图
者为 В. Макеев。

责任编辑: 李耀先

封面设计: 达 楞



1

夜间特别快车飞驰在到C城——伏尔加 河岸边的一座省城——的最后一百俄里的途中。乡村里的灯火早已熄灭，一望无际的伏尔加河沿岸的林中旷野变成一片浓黑的大海。田野、草地沉没在这片海里；大片大片的漆黑的森林沉没了；村

主也沉没了。散落在各处的、有着尖尖的麦草屋顶的矮小房舍——伏尔加河一带贫寒农舍，象一些巨大的蚂蚁堆。农舍后面，离住屋稍远一些的地方，另一些显得较为匀称的刚收起来的庄稼垛，堆在那儿。那些庄稼垛在黑暗中可能被当成村落，而村落则可能被认作庄稼垛。月亮还没有升起。轻柔的夜风从大河上吹来，懒洋洋地驱散着遮蔽天空、掩住星光的乌云。下着毛毛细雨。从城里迟归的小商贩，勉勉强强看得清那弯弯曲曲的大路，任凭自己骑的马儿寻路而行。聪明的马儿偶尔斜视一下穿越这片绿色旷野的、稍稍高出地面的铁路路基，迈着坚实的步子走着。

铺在宽枕木上的细铁轨，平平整整，闪着亮光，它的两端象箭似地穿入浓不可透的黑暗之中。铁轨已经发出人的耳朵不易觉察到的嗡嗡声，预示着列车就要到来。在那遥远的什么地方，发出了轻柔飘忽、绵绵不绝的机车汽笛声。马儿嗅着空气，摇动耳朵，喷响鼻子。主人收拢缰绳，马儿稍稍向一边儿转去。不大一会儿，两盏灯闪现在地平线上。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铁轨颤动

起来，很快，一列轰鸡呼啸的列车，象冰上的速滑选手一样，在平滑的铁轨上卖弄风骚地滑行，在雾团中风驰电掣般前进，同时，瞬间照亮林中空地，并把赤红的光焰射向从上面窥探它那火红车身的低低的云块。车厢就象受到魔杖指挥似的，毫不费力地驶过沉入梦乡的村庄和漆黑的田野、森林，对空间、对黑暗、对恶劣的天气发出了嘲笑。那情景如同一间灯火通明、金碧辉煌的舞厅。当乐队奏起乐曲，华装艳饰的双双男女在明镜般的窗口里闪动的时刻，从外面看，舞厅就是这个样子。即使那站在黑暗与寒冷之中的观客，于此时此刻，也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幸福、欢乐以及优裕满足。然而，舞会上常常不免有看不见的眼泪在流淌。在这飞行着的宫殿中，此刻也正演出一幕痛苦的悲剧。

在靠前面的一间一等单独包间里，有三个乘客。两个是当兵的——根据他们身上穿的带白色镶边的蓝制服，很容易断定他们是宪兵。第三位是个普通人——根据他那清瘦匀称的身材，以及从遮住他面庞的礼帽底下露出来的淡褐色的卷曲

胡子，可以断定是一个年轻人。

一个宪兵躺在卧铺上睡着了。另一个，勉强挺直腰板儿，坐在角落里，强打精神驱逐着睡魔。但他也时不时地打个盹儿，一遇这种情况，他就使劲振作起来，紧紧地盯着那个年轻人。显而易见，那个年轻人是他们押送的一名政治犯。

那个年轻人斜伸着两条腿靠在角落里，看样子，睡得很熟。他的胸脯缓慢而均匀地起伏着，在列车铿锵作响的间隙，还可以听到他轻微的鼾声。

但是，倘若有谁突然朝他那宽边礼帽帽沿下看去，就会发现一双灰色的眼睛凝聚着严肃而紧张注意力，这清清楚楚地表明年轻人根本没有睡觉。逃跑的计划——一个极其大胆而冒险的计划——在他的头脑里筹谋成熟了。现在，他的命运取决于一点，就是那个笨拙的红脸宪兵是否已经睡熟。他正从那紧压在眉毛上的帽沿下，一刻不停地监视着那个宪兵。

宪兵象个快要停摆的长长的钟摆，后来，他一下子朝前摔去，差一点儿磕在他同伴的脑壳

上；他动了动身躯，留心地看着犯人。那个犯人依然象原先那样躺着。于是，宪兵放心了，他凸起眼睛看着车厢板壁，极力想不眨一下眼睛。

又过了几分钟。列车飞快地向前奔驰着。机车均匀地、有节奏地轰响着。车窗有气无力地、象是哀怨般地发出颤抖的响声。轻微的震动通过有弹性的坐垫，就象一付不可抵御的安眠药，对那已是昏昏沉沉、什么都不能思考的头脑产生了效果。宪兵越来越频繁地摆动着身子。由于激动而屏息凝神的年轻犯人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时间，等候看守自己的宪兵最终倒下身去酣然入睡的那个时刻的到来。

可是，突然，那个宪兵又活跃起来了：他想起了一件驱逐睡魔的最好家伙——烟斗。他掏出烟荷包，往小木头烟锅子里扎扎实实地装满了烟草，便舒舒服服地靠在角落里，用嘴叼住烟斗，划了一根火柴。犯人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该死的家伙！”他暗自呻吟一声：他最后的希望要破灭了。

可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有件东西掉到地

板上。他立即寻声看去，看到对面卧铺下有一支烟斗，那是从宪兵手里掉下来的。宪兵已经死死地睡着了，但仍保持着为了舒舒服服地吸烟斗而坐着的架式，脸上还显出一副怡然自得的傻气。

同刚才那种绝望的苦痛几乎相同程度的一种喜悦的苦痛，抓住了年轻犯人的心。自由似乎已在他的面前出现。在他和自由之间似乎不再有什么可怕的障碍。即使有的话，只要肯放大胆子而又敢碰运气，也是可以战胜的。

他略等片刻，便小心翼翼地站起来，正了正帽子，顺着狭窄的过道走了两步。现在，借着灯光，可以更细致地看清他的模样了。看样子，他大约有二十四、五岁。他的身材比中等个头高些，尽管体格不是那么强壮，但长得十分匀称。小小的面庞透着机灵，高高的前额在鬓角有些收缩，这是音乐家常有的那种脸型。光滑的纯女性式的脖子，细长白净的双手，直直溜溜的长手指——这一切，都显示出他有一种神经质的、容易冲动的、感情炽烈的性格，这种性格多半是演员而不是战士所有的。这样的相貌，在俄罗斯那

些所谓“虚无主义者”之中经常可以碰到，而在温和的“反对派”成员中却不多见——因为这些人的相貌恰恰与之相反。他那对漂亮的灰色眼睛，更加深了他给人一种神经过敏和女性气质的总印象。炽烈的光辉时而从这双眼睛中迸射出来，时而又熄灭在长长的睫毛下。这双眼睛虽不可能肯定说明意志的顽强坚定，但却显示出一种巨大的瞬息之间的毅力，而这种毅力正是这种气质的人所独有的。

为了试探押送者的睡熟程度，年轻人用鞋后跟敲了一下地板，同时用他那火热的灰色眼睛盯住那个家伙。在这锐利目光的感应下，宪兵在睡梦中微微一动。年轻犯人赶紧把他那危险的目光从宪兵身上移开。为了让宪兵睡稳，他走回自己原先靠着的窗口。

时间不容浪费了。只要再走一个钟头，监狱的漆黑大口就会在他面前张开。也许，他一辈子也休想再从那儿逃到人间来。他胡乱用了一个人的姓名，警察局还没有猜透他到底是谁。

可是，在将要关押他的监狱里，正关着叛徒

哈林。此人一度是他的“同志”。哈林一下子就会认出他来的，到那时，他的命运就全完了。他的计划是极普通、也是极大胆的：在押送途中从车厢里跳出去，如果摔不死，也跌不断腿，便设法赶到城里，隐藏下来，躲过最初的紧急追捕，然后返回彼得堡。可庆幸的是，他避开了县警察局那帮愚蠢警察的搜查，侥幸地保住了缝在大衣袋里的全部钞票。

两边的车门都上了锁，这他清楚。然而，对他来说，车窗也足够阔大的了。他打开玻璃窗。喧腾和轰鸣随着一股清新的空气一起冲进车厢。那两个宪兵依然纹丝不动。年轻人伸出脑袋，朝前面，朝一片浓黑望去。灌木林的顶部在他眼前闪过。列车正沿着间或长满黑色杂草丛的胡桃树幼林奔驰。在杂草丛的空隙中，可以看到浅白色的空地。

“正合适。”他想。

可是，当他低下头朝车下看去的时候，便立即惊恐起来。从前面飞快涌来的大地，在车下以使人惊呆的速度奔腾过去。石头、枕木——这一

一切都汇成了不间断的、狂骤的、致人死命的洪流。在他那因长期失眠而一片混乱的脑海里，活生生地浮现出一幅图画：他看见自己被这些树杈、圆木和石头撕成碎片而死去。犹如呻吟似的一声叹息，从他的胸臆中不由自主地发出：瘦弱的身体在进行抵御，在胆怯地祈求着饶恕。

但这情形只持续了一刹那。

“要当机立断，否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他说了一句，就站到坐铺上，从窗口钻出去，把两只脚垂到外面。

“哦，抓住……你……抓住他！”突然，在他背后响起了喊声。

他恐惧地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个宪兵出于对现实的一种模糊的感觉，而从睡意朦胧中发出的叫喊。

年轻人毫不迟疑地滑下去，用右臂把身体悬在那奔腾不息的黑色深渊之上。他的头脑被那可怕的轰鸣声、强劲的旋风、令人窒息的烟气和打到他脸上的灼热煤屑弄得晕眩了。列车此刻正向右转弯儿。他被甩离窗口。只要再过一刹那，他